

渴者梦饮 饥者梦食



润身

波 作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润身

刘忠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润身 / 刘忠波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500-0055-1

I. ①润…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2082号

润 身

刘忠波 著

责任编辑	姚雪雪 游灵通
美术编辑	赵 霞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055-1
定 价	26.0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0—1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1

老包的老婆叫刘美好，二十来年前还是个大姑娘，人高马大，得天独厚的胸脯非常醒目，但面庞显老，不像个年轻姑娘，看起来像过了结婚年龄正处于哺乳期的女人。

刘美好和老包结婚之前只有两次男人，这个事情要上溯好些个年头，那时候她在衬衫加工厂做缝纫工，朴实无华，爱厂如家，身上有一种职业训练出来的机械而紧张的气质。厂子的内容主要是缝制白衬衣。剪断一个线头需要一秒钟，接一次断线需要两秒钟，完成一次合缝熨平需要五秒钟，上一只袖子需要十秒钟。女工们个个训练有素，都是熨烫定型的高手，别说一个褶皱就是一个细小的突起也是不允许的。星期五开了工资加奖金，装在一个写名字的信封里，刘美好三个字笔势连绵，秀逸飘洒，潦草得难以辨认。刘美好穿着自己缝的白衬衣，注视着信封露出亲切的微笑，轻柔地塞进口袋。这天注定是个有点悲剧性质的日子，下班步行途中，没有走到集体宿舍就发现钱消失了。糟糕，刘美好失了神说，糟糕。她慌里慌张来回在路上寻摸，这段距离只有不足五百米，由于身高的缘故，匆匆走路的时候开始有点驼背，身姿不太好看，街上的人比平常要多，碰到好几个熟人跟她打招呼，刘美好，吃了吗？她已经没有兴趣回答这种问题了，也没有发布她的不幸，一概不予理睬。二十张十块的票子外加上七块三毛，刚才还捂在口袋里，现在一下子变得抽象了。

派出所里，一个小警察刚剃了头，脑门锃亮，冷不防冲门而入一个脸上骨骼突出的高个女人，本能地伸手去抓帽子。女人看到小警察的样子觉得很有趣，但也不能多想了就问，有人拾到钱没有？小警察说，什么钱？你叫什么名字？小警察把书写整齐规范的本子拉了过来，先问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把问清楚的都写了下来，皱着眉头说，不像被偷，是不是口袋破了？刘美好把前胸的口袋连同胸部一同伸过来，展示了一下，讲道，口袋结实得很，自己缝的怎么会不结实？肯定是惨遭毒手被杀千刀的贼偷了。她又想到这样的判断是有些纰漏的，也许是自己遗失了呢，心里就有些心烦意乱举棋不定。小警察有个爱深入思考的毛病，又问，回想一下吧，你感到胸部被人摸过没有？从后面伸到前面也说不定。刘美好听到这个立刻警惕地斩断了话头，用手遮住胸部说，不管怎么不见的，钱没有腿总不会自己跑掉，只要不是自己跑掉的就应该找回来，到底什么时候能找回来？小警察说，什么时候这个我也说不准，现在已经备案还填了失物登记表。你知道拾金不昧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能明天就能找回来，回去等着吧。

刘美好说，这样就行了吗？小警察说，这样就行了。要不坐下喝口水？刘美好说，我为什么要有心情喝水？要喝也是喝泪水。我的钱丢了，我以为你会出去抓小偷。小警察说，我以为你渴了，不要老打岔，你到底喝不喝水？刘美好非常不满意小警察的回答，还用喝水来搪塞自己，现在是找回失物的关键时刻，又急切地跑回到路上，不知走了多少个五百米，内心挣扎着企图获得一种带有指示性质的预感，正赶上秋天，落了几张叶子在脚背上，又被风吹起回旋着往上飞，她伸头往远处张望，觉得拾钱的人一定隐藏在周围故意不让她发觉。天完全黑了，回宿舍取了一只手电筒到处乱射，后半夜才回去躺着，睁着眼睛一边流汗一边做逻辑推理，这二十张票子抽了她的心魂。

第二天一早，她就踏进了派出所扑向小警察。刘美好说，那个钱呢？小警察惊异地问，哪个钱呢？刘美好说，昨天你不是说钱能回来吗？小警察说，你的理解有误。我说的是我觉得钱可能回来，注意两个字“可能”，我说的是“可能”，“可能”你懂吗？“可能”就是不一定的意思。刘美好请求立即采取行动帮助寻找，她的请求由于不停地重复而非常有力，还拍了桌子。她说，我觉得找失物不能守株待兔，要主动出击才行。小警察很快就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回答她了，灵机一动想出缓兵之计说要等所长，所长来了才能下命令。刘美好说，所长在哪个屋子？小警察说，所长没来。刘美好说，我现在先去找所长，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能找着。我找不着钱，总能找着所长吧。你等着，你等着吧。我让他给你下命令行了吧。

她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一种急迫的，抑或生气的口气。小警察从她的目光看出了一种民女告状式的哀怨，就有点害怕，他刚工作不久，明显地感到了面临一次职业考验，眼前浮现了这个不肯罢休的女人见到领导的情景，肯定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他刚刚领教了她勇敢的执拗，这个女人的执拗先是可笑后是可怕，于是就被乖乖制服了。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钱又不是空气怎么会不见了，总是有线索的，就算是空气也是有味道的，我们哪里丢的哪里找。

小警察走路皮鞋就发出哒哒的声音，摸排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是新兵而失了水准，遗憾的是马路长度有限，落叶已经被扫得像操场跑道一样干干净净，他仔细勘察了现场，指着马路说，就是在这条路上丢的吗？刘美好点了点头，小警察暂时没有做出什么判断，她又一次叙述了丢钱的过程，这次由于掺杂了全部的细节变得更加准确更加冗长。小警察爱出汗，先是汗水沾满脑门，再是后背湿了，最后全身都是汗水。

时间就是金钱，一天干十四个小时，每小时五毛钱，一天七块钱。钱的意义不在于能够买到什么东西，二百块没了意味着人生中有四百多个小时

出了问题，期间不知道吃了多少馒头流了多少汗放了多少屁，折合成缝合完成布块的数量更是惊人的。两天就这么过去了，行动的价值并未展现出来，小警察流尽了最后一滴汗，事实并没有迎合期望，希望像一把麦秸慢慢地烧光了，刘美好脸部一阵痉挛，嘴角发青，感到极度的悲痛和悔恨，但是她是个执拗的人，心灵经受得住残酷的考验，告诉自己绝不屈从于任何打击。

星期一打早晨开始就阳光普照大地，女工们熙熙攘攘，身上都闪烁着晨光。刘美好脸上涂了白粉，散发出特有的脂粉香气，仍然穿着白衬衣。每个女工都有许多件这样的白衬衣，每一件都没有什么区别，简直可以认为是服装厂女工的标志。白衬衣灯笼袖外加侧缝直插口袋，外面没有办法买到的。她孤注一掷，走过“增产靠劳动，劳动最光荣”的口号，径直走到了会计室的门口，轻轻地拉了一下吱呀出声的门。屋子里只有一个人，因为拉开的门不小心把刘美好挡在了后面，这个人伸头没有发现第二个人就嘟囔道，门怎么开了，像有鬼一样。话音刚落，刘美好和颜悦色地出现了，她对着这个人仔细讲述了自己丢钱的经过，趁着对方面露同情的时候请求再发一份给她。给她发钱的会计是个脸色灰白的中年人，姓张，听了请求就流下笑意说怎么可能，你自己把钱弄丢了。如果不急用就等下个月，要不你去找厂长，我可说不算。刘美好说，你有办法的，你不是发钱的吗，再给我一份不就完结了？不拿回钱我就再也睡不着觉了。她开始坚定不移地哀求，音调伤感。姓张的中年会计说，凭什么我给你钱呀，我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你睡不着跟我有什么关系，还让我哄你睡不成？警察都没有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快去干活吧，你这样闹让厂长知道非开除了你不可。

刘美好坐在会计室的椅子上不一会儿就要抬抬屁股，从上午呆到下午不停地请求，表达同一种心情，有人进门就闭上嘴。下班后，刘美好仍然拦住会计，发了钱再走嘛。她愈来愈理直气壮，声音渐渐大起来，又一次次缓

和语气。姓张的中年会计说，你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没有办法。刘美好身体高大并且结实，伸开两臂像打开的扇子，扇面是白的，还没有写字。姓张的中年会计被拦着显得十分虚弱，无计可施就被激怒了骂道，神经病，你这破车挡不了道，明天非让厂长开了你不可。刘美好不为所动，两个人互相对峙着，身子仍然没有松动的迹象。门外拥着一些人，瞅着里面莫名其妙的光景，姓张的中年会计挥着细小的胳膊说看什么热闹，走开走开，早就没戏演了。一直耗到天黑，谁也看不清楚谁，整个工厂走得一个人不剩，安静得只听见喘气的声音。这种格局持续了一会儿，刘美好迈近了一步，身体有点贴过来的意思，大概是要两个人得以更清楚地注视着，男人不甘示弱，也逼近了一步，两个之间还是有一个空隙的，他发现女人的眼神其实一点变化没有，只是嘴巴呼出的气浪已经非常确切了。

额头离得太近，刘美好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迫，问道，你想干什么？姓张的中年会计觉得很好笑，有点气恼，说是你想干什么吧？是你不让我走的。我能想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想干什么？我老婆在冷藏厂的冰库干活，是出名的美人，有人还叫她冰美人，全厂子都知道的，你难道真不知道。刘美好忽视了男人带有期待的询问，说我不知道你老婆长成什么样子，一天没吃东西了，我饿了。姓张的中年会计说，饿了你还不快走，我也饿了。昨晚我老婆还说今天偏口鱼入库，说不定晚饭还能吃到清蒸偏口鱼。你看看几点了，我什么也没吃上。刘美好轻轻地叹息一声说唉，连续唉了几遍。

两个人又开始默不作声，姓张的好像一下子领悟了刘美好的叹息，不可遏止地越来越想干点什么，本来是不想干的但是说了就想干了，这个女人的胸脯还是可以的。此时，刘美好全身柔软，有些站不稳，好像刚才的叹息已经呼出了全部的力气，这个状态促使张会计把她推到办公桌上，先扯下自己的裤子，又开始伸过手来拽女人的裤子，她似乎还没学会防卫，一只脚不由自主地向后踢，身子简单地挣扎一下就中了枪一样随他摸索，只是嘴里还

在咕噜让他发钱，声音听起来都挤在嗓子口上，男人早没有精力打断她讲话。桌子上堆满了杂物，到处暗藏着的订书针和图钉妨碍了两个人的亲近，身子挪来挪去找不到空一点的位置，男人不耐烦地伸手把杂七杂八都推到地上，抬起女人的一只腿，女人趴着就像一只想要迈过门槛的蛤蟆。张会计的身子小，从后面抱着刘美好显得有点不够尺寸，此时男人的痛苦取决于他羸弱的程度。小船赶大船，只要几篙竿。完事之后，张会计从抽屉里掏出了二百块，交接钞票的一刹那，失去的世界又回来了，一切又跟从前一样了。

刘美好说，我就说你会有办法的，还有七块三毛呢？她吃了七块三毛的亏有些不太乐意，拿了钱走出了门，喘了口气心想就当丢钱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回程路上进了红星浴池女澡堂，眼前飘过一团团雾气，一池脏得有些发白的水里塞满了人体，平复的内心此刻有了些松散的性质，她没有进去泡澡，只是把脚伸进去，坐在水泥台上频频往身上喷清水，有人往身上摸了几把说，刘美好，洗澡呢。那时候，刘美好身上有一些曲折的执拗，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当然料想不到以后的生活，已有的历史也没有向她做任何启示，对生活有一点点误解，觉得生活总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了，肯定不会有走向全国放眼世界的一天。总之，这件事不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事情，也就忘了。

2

一个树叶下落的季节，刘美好离开了衬衫加工厂。在这之前，一件幸运的事情降临到了头上，厂长要见本年度的厂级劳动模范。这是一年一度的重要会晤，不仅铁板钉钉涨一级工资，还可以要求一个星期的假期。刘美好实至名归，以速度取胜，成为了一个值得赞扬的人，拥有了厂里最高的荣誉称号，外表仍保持精神严肃，内心暖洋洋的。每个女工都认识厂长，能被厂长熟识的只有那些技术过硬吃苦耐劳的。厂长算是个秃头吧，只有左边还有一撮头发，使劲往右边盖，罩了一个蜘蛛网似的。厂长的固定色彩是白色，固定形式是白衬衣。白衬衣让他在衣着上以身作则平易近人，保持着部分声望。厂长之所以失掉了另一部分声望，是由于他刚刚离过一次婚，现在要和办公室副主任结婚了，本来可以赢得更多的爱戴和威严，却被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所打破，很多人出于对厂长的主观看法而让流言传得满厂风雨。

厂长办公室在厂房对面的西南角和一排库房连着，外墙上刷了“厂兴我荣、厂衰我耻”几个字，从外面看起来简陋得不像是一间厂长办公室。接受嘉奖的这天，大雨倾盆，刘美好喜欢下雨，她的伞能让自己在雨中格外地突出，这只大花朵一出来就把所有的伞都比了下去。三折长柄伞印着蓝色碎花，四围带着淡色的裙边，嘭地一声全自动开合，撑开直径大概有一米五以上，心爱的雨伞预备作为陪奩随她一起嫁人。刘美好光荣地穿过车间和

厂长办公室之间的路程，大概有四十步的距离，脸上一滴水也没有，只是脚上沾满了泥浆。敲了一下门，听到里面空荡荡的，刚要踏进厂长的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迎面走了出来，使了眼色让她把伞搁在门口再进来。刘美好感到迎面的目光像一种粘稠的液体，喷到脸上让人不愉快，琢磨这个女人是因为不得不暂时离开厂长的怀抱而气恼吧。厂长未婚妻是个发了福的女人，全身皮肤松弛却长着气派的屁股，让她从后面看起来显得很娇嫩。

厂长说，你来了。厂长坐在办公桌后面低着头，速度缓慢，以便让对方有足够时间准备回话。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厂长，不经过思考是不说一句话的，尽可以放心地低着头，对面的人一定会老老实实在地站着。刘美好此前并没有和厂长直接交流过，有些担心厂长是否能认识她，说我是刘美好。厂长说，我知道你的。我以为你早就会来找我谈话，但是从来没有，你在厂子里干了多少年就有多少年没有找过我吧。多少年？刘美好说，进厂三年了。厂长说，你是大家的劳动模范，这样优秀的女工怎么不常常来和厂长交流一下经验呢。不过，做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你的思想境界挺高。

刘美好从厂长的表扬中感觉到了切实的关怀，她说以后，以后一定常来汇报。厂长说，是呀，厂子三百几十号人呢。我作为厂长不仅要关心她们的手头好不好，还要关心她们的心灵。成为厂里的劳动模范可不容易，要做到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才能成为大家的楷模。我想知道作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女工模范，你身上有没有需要纠正的错误呢？厂长抬起头，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他的问题没有过程没有前提，也看不出意图，很像智力测验考验刘美好的心智。刘美好出于心灵美的需要说出了一次失误，说有一次机针扎到了衣料下面藏着的一枚别针，不仅损失了一枚机针，还轧坏了机针头，没有跟组长如实汇报，我应该做得更仔细一些。厂长最喜欢从劳动模范身上挑出错误，说你这个情况很糟糕，光增产不节约可不行，细心还要成倍地增加。细小的失误能够汇成巨大的失误，一个疏忽可

以产生更严重的疏忽，这是我们都要明白的一种因果关系。

刘美好有些慌张，没有料到厂长会计较这次失算，劳动模范是不是要泡汤？不小心为自己添了一件新麻烦，赶紧说知错能改进步快，满不在乎才真坏。以后我就注意了，再也没有什么错误了。厂长说，生产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厂里却没有钱买质量好的缝纫线，现在用的都是些次品，这种缝纫线最容易断线打结跳线，但是我们的工人却能够克服困难，不做次品。厂长突然站起来走了过来，弓起腰仔细捏着她的袖口看，然后又延长了他的动作，抓住她的手掌拉近到脸部的距离，拨弄了一下她的手指说，我们的女工都没有指甲，指甲长了跑不好缝纫机。这一套动作不像应当由厂长发出来的，刘美好感到又惊讶又新鲜又慌乱。

窗外的雨还在下，从玻璃的反光看到门口的一张脸不停地在往里望，一转头嗖就没了。厂长说，为什么我们的白衬衣闻名遐迩，评上了省优产品却卖不出去？因为我病了，病了便什么也做不了。这件事还没有其他人知道，你也要替我保守秘密。说完这话，厂长情绪开始激动，心事重重地跑到屋子里一张旧沙发上，趴在那里，开始剧烈地喘气，说道这个病老是跑厕所，小便的时候太疼了，哪怕牙疼头疼脚疼都可以的，却这里疼。刘美好还没搞清楚厂长哪里出了问题，听到他继续说，不能吃海鲜，不能抽烟，只能吃鸡蛋炒黑木耳，黑木耳红枣汤，凉拌黑木耳，黑木耳炖乌鸡，总之每道菜里面都必须有黑木耳，基本不能做爱，不能做爱倒没有关系，我最喜欢吃海鲜了。疼得受不了了，就忍不住抓自己的头发，你看这个病剥夺了我多少的头发。上了医院，他们就用一根探针从尿道口插入膀胱，这就是我们的医学吗？我们的医学就是让人疼痛的吗？那些妙手回春的医生都哪里去了？

腰腹部的刺痛让厂长显得十分虚弱，翻开了上衣用手使劲按着露出的肚皮。暴露的肚皮让刘美好变得更加拘谨起来，站在那里尽量一点不发出声音。过了一会儿，厂长仍然没有离开沙发，她走过去伸出胳膊，认为应当

拍一下对方的肩头算是安慰。厂长顺势敲了敲她的胳膊说，多有弹力呀，年轻真好。这并不是亲昵的动作，只源自于厂长对疾病的一种理解。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里面全是珊瑚形砂粒，一摸就发出摩擦的声音，砂粒是可靠的物质，正是疼痛的极佳注解。厂长说，这些小石块是草酸钙结石，都是从这个地方排泄出来的。我是厂长，可以驾驭整个工厂，却不能驾驭这些小石块。我热爱生命，现在不害怕这个病，因为害怕也得不到缓解，怎么治也无济于事了。

副主任迈着炫耀屁股的步子走了进来，一只攥着的拳头切割了刘美好的目光，副主任伸开拳头露出几颗药片，由于过于用力一颗药片有点缺牙，另一手正端着水。刘美好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的一只手仍然拍在厂长的胸腔前上部的锁骨上，迅速收回来。厂长接过药和水，示意未婚妻出去，以便继续推进谈话。副主任大概觉得这么就被撵走，心有不甘，不情愿地甩了一下手，手掌有些嘲弄地拂过刘美好的屁股。屁股是一个人的尊严，冒犯了刘美好的屁股就是冒犯了她的尊严，但她通情达理并没有生气。正微微地兴奋着，刚刚掌握了厂长的秘密，还没有人揭开的秘密，她不会说的，要尽义务保守秘密。

厂长说，你看我还得把这些药吃下去，有病不算什么，照样能克服困难正常工作。厂长像个哑剧演员一样做了一个动作，要把疼痛变成一只包子吞下去，手势演示得很形象，表示自己能够克服疾病的障碍。厂长又说，我们厂子是集体所有制，我们就是集体，我们是自成一体的，你也要好好干。你有经验技术好，可以想想有什么好办法改进生产，众人拾柴火焰高，群策群力搞生产。像你这样的技术能手，厂里还要把你们送到北京去学习，跟随一流女装师傅学习一流的技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女装设计师。以后，你把我想象成你的知心朋友就行，你愿意为工厂再添一把力吗？刘美好内心的忐忑不安戛然而止，厂长礼贤下士，说不定就要重用她了。

门外一张脸不定时出现，粘稠的目光仍然紧跟着她，逼得更近。刘美好感到了妒意，不可理解的妒意，心想不就是跟厂长说了几句话拍了他一下。这专横跋扈的妒意让她有一个错觉，自己与这个男人是有些若有若无的关系的，不禁想要仔细端详一下厂长的五官面庞，男人虽然眼睑下垂，肿凸着略显老态，但是眉毛粗黑上扬，威风凛凛。

厂长说，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有人写信给厂里，说你和张会计在办公室里乱搞。生活作风可不是个小问题，不过经过我的考察，刘美好你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一定是谁看你得了劳动模范眼热妒忌，我会找出这个幕后黑手的。这种事情不需要调查，根本不可能发生，我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情。我信任你，相信你的人品，别人写了举报信只会让我更加信任你。你不要有压力，就当成一个笑话听就行了。目前，厂里的领导们正在讨论，关于青年男女发生错误两性关系可不可以公开处理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很不一样，刘美好你也可以说说你的意见的。

女人又进来了，使用了要给杯子换上热水的理由再次破坏了谈话，厂长还有话和她说的，但只摆了摆手，不得不终止了会晤。在这个关节上离开，刘美好是有些恋恋不舍的，觉得刚刚说到恰到好处的时候，就要深入地探讨核心问题了。她朝女人撇撇嘴，心想不跟她一般见识了，人不跟狗斗，厂长一定还会再接见她的，以后有的是机会。

两个人走出了办公室，厂长的脸彻底消失在门后，刘美好拿起了伞发现伞骨被人为地折断了几根，小心地撑开之后伞面陷进了一大片，大声说道，你弄断了我的伞。副主任面含讥诮，说道，快走吧，伞不是好好的吗？意思是要她带着伞立刻离开这里。刘美好说，你出门是不是没带眼睛，你看到没有，一二三，断了三根。副主任开始了又一次进犯，狠狠推了她一把说，好鞋不粘臭狗屎，谁稀罕碰你这破伞，快走，快走吧。刘美好说，推什么推，你说谁是臭狗屎。

刘美好觉得再按兵不动，只会让敌人得寸进尺，不能再后退让步了，利用手中的武器轻轻地反击一下，伞的尖头顶试探性地触到副主任的柔软的小腹，表现出英勇而谨慎的态度。对面的女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开战的信号，率先出击，一巴掌扇到脖子上，两个人立刻开始战士般恪尽职守地投入战斗，嘴里骂不绝口表示对方是骚货烂货破货，一只手主要是争夺雨伞，抓住抽开又抓住抽开，另一只手互相锤击对方。女工们都冒雨跑出来了，这是一项具有观赏性的公共娱乐表演，只是观众不便喝彩。两个作战方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看客们根本无法判断谁的表现更好一些。厂长办公室的门紧闭着，他已经被肾结石折磨得要死了，更要跟这场战斗撇清关系。

一会儿，力量较好但灵活性较差的一个慢慢处于不利地位，好几拳都打在了空气中，还把侧翼暴露给了敌人，铜头铁臂豆腐腰，刘美好腰部被对方肘部击中。宁挨十手，不挨一肘，这一肘把刘美好打了一个趔趄。有人上来把两个人分开，副主任举起了雨伞，又狠狠地扔到地上，战利品代表了谁是获胜的一方。刘美好被击败的一瞬间，露出了扼腕长叹的神情，迅速拾起伞，出了门口进了雨中，头发都贴到了脸上，湿漉漉的。挨了几拳后全身发轻，要飞起来一样。失败是一种耻辱，但是刘美好没有认输，只要不服输对方的胜利就不算数，她并没有怎么沮丧，灵巧地拨了拨头发，脸上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神气。

下雨天，太阳露在外面就失去了光彩，神谕降临的光芒都进了刘美好的心里。生活的面前有一座座高山一道道鸿沟，其中厂长就是一座不能克服的高山，现在不仅接近了这座高山，差点跟高山做了知心朋友，惊讶自己以前如此的胆小，以后所有的高山和鸿沟都不值得害怕了，要勇攀高峰跨越鸿沟。

好事刚来，流言就像一颗颗流弹冷不防打到了刘美好身上，打掉了美

好的前程，个别群众坚持认为，刘美好是和厂长有一腿的，为了争风吃醋才和副主任战斗的。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刘美好觉得自己连累了厂长。名扬全厂之后，她就这么离开了所热心的工作岗位，辞职在当时是个壮举，一直不能支配和掌握自己，现在一个值得重视的机会来了，有点偶然。盲目的醋意攻击了她，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利用厂长的信任和恩宠，还在为厂长几粒结石感到难过，甚至有些忿恨，厂长为了这个大屁股女人去离婚，所获得的只是轻佻的爱情罢了。唯一的是，厂长的倾诉得到了公正的回报，刘美好认为厂长是个好人并且骁勇顽强，能够克服结石病的困扰，还有着慈父般的关爱，更感激厂长对她的高度评价。疾病有损于人的尊严，厂长的尊严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人是那么容易地失去自己的一切，随时要准备失去一切。不过，失去了也没什么要紧，失去了就无牵无挂了。她不会再回工厂了，但那些个缝纫机那些个剪刀那些个线头她是不会忘的。

3

老包成年之前，死去父母的记忆已经逐渐模糊，十六岁离开村子在工地轧钢筋，两只手粘着锈迹永远洗不干净，长期劳动体格健壮，每天迫不及待地等着开饭。他的才华是抒情，像一名贫穷流离的诗人，对一切都充满着爱，精神生活丰富，有着工棚里他人所不具备的忧伤和遐想。租书一天一毛钱，老包情窦初开，想入非非，喜欢言情小说读过琼瑶，偏爱她的《月朦胧鸟朦胧》，觉得爱情之日已经指日可待，在墙壁写下了人生的第一首诗：烙红的太阳跳出，/烛火应声而落。/光彩永恒夺目，/还没有产生新的英雄。可惜的是又被自己顺手擦掉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诗人，所以无法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不轧钢筋的时候，他就像只猴一样往工地几十米的塔吊上爬，坐在副驾驶上面俯瞰大地远眺空气，希望把手里的钢筋轧钩赶紧扔掉，尽快成为趾高气扬的塔吊司机。

老包不剃头，头发每个月生长一厘米，时刻用剪刀去掉分叉，用防止脱发的猪鬃刷子梳头。床上贴着一张爱慕有加的女明星并插着一朵塑料人造花，花色艳丽，这是一个意义明确的表意符号，在老包和女人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他常常盯着这朵花发呆。愉快的自渎是最廉价的纵欲方式，猥亵的笑话是最廉价的娱乐方式，可惜的是，两种方式都需要配合想象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长发少年正处于思春期，没有过女人，想象的内容天真烂漫朴素浅薄，感受的内容不太具体不太精致。